

孙琴安 著

星漢燦爛

走近文化名人

顧振霖
時年九十



永远也忘不了他

——记作家和出版家李俊民
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情

又送文星入夜台

——追忆著名诗人孙大雨

在冯至家作客

记施蛰存先生

臧克家与我的忘年交

音乐大师贺绿汀

老诗人任钧

谆谆善诱的良师

——追念词曲专家万云骏教授

卜之琳印象

辛笛的诗情与豪情

性本洁来还洁去

——追忆著名女作家赵清阁

我所知道的周而复

明星依然闪烁

——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

逐渐认识徐中玉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记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振霖

园林大师陈从周

张瑞芳的人生道路

可敬的老人

——记著名翻译家钱春绮

勤奋刻苦的民俗学家

——记著名民俗学家姜彬

亲切和蔼的老作家峻青

女作家菡子

刚烈耿直的人

——记著名学者与诗人富寿潜

知识渊博 为人随和

——记著名学者顾易生教授

温柔敦厚的长者

——记著名学者王运熙教授

走近雁翼

我的第一位导师

——记著名学者章培恒

追念女作家戴厚英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12
11.4

星漢燦爛

走近文化名人

孙琴安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汉灿烂——走近文化名人/孙琴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

ISBN 7-5326-1680-0

I. 星... II. 孙...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902 号

星汉灿烂——走近文化名人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1 字数 168 5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5326-1680-0/G·557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童年是梦幻的季节，少年是模仿的季节……可以这么说，当每个少男少女在校求学或初涉人世的那些日子里，总会有一些他们所仰慕的明星走进他们的心灵，并在他们的心头闪耀。我也是如此。贺绿汀、冯至、臧克家、秦怡、张瑞芳、峻青、周而复、钱春绮……这些灿烂的名字，犹如星辰一般，都曾在我少年时的心头闪耀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我的同伴们，当初就是看着他们演出的电影，唱着他们谱写的歌曲，读着他们创作的小说，朗诵着他们撰写的诗句长大的。

然而，人生真是奇妙而不可思议。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少年时心头所闪现的一些明星，或常听人说起的一些文化名人，后来竟有机缘认识他们，有些居然还成了忘年交。闲暇时偶尔想及此，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感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我被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今上海辞书出版社）参加《辞海》修订工作。我因整整两年时间参加了《辞海》的修订工作，有幸结识了一些文化名人，如赵超构、李俊民、刘大杰、翁闾运、章培恒、冯英子诸先生，几乎都是在那里认识的。当时我年纪轻，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

以后，由于自己也从事文学教研工作，踏进了文化圈，接触和认识的文化名人逐渐多了起来。尽管少了些早时的新鲜感，却多了些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身上都有一些闪闪

发光的東西。就以我此書中所寫的一些文化名人而言，如賀綠汀才思敏捷，幽默中顯大氣，隨和中不乏堅毅；秦怡外表典雅美麗而心靈純淨善良；臧克家隨和與大度，李俊民博學與忠厚，峻青平易與厚道，陳從周多才多藝，錢春綺樸實謙虛，馮至坦誠熱情，王運熙、顧易生溫柔敦厚……這一切無不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此我想到，我們祖國和民族的一些優良傳統和優秀品質，總是通過一些載體而傳承給後人的；而這個載體的最生動和最有力的核心，也許就是這些德高望重、德藝雙馨的文化名人吧！

這裡所寫的近三十位文化名人，都是我所尊敬的前輩，其中有作家和詩人，也有學者和藝術家，他們都曾以各自的成就，為祖國與人民作出過傑出的貢獻，在社會上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長期以來，我一直崇敬他們，並想把他們身上的閃光點聚集在一起，以便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他們，於是便有了此書的產生。

由於這些文化名人的成就早為世人所知，無需贅言，因而這裡所敘述的，多半都是我個人與他們的接觸與交往，以及我個人對他們的印象。儘管這些都只是從我個人的視角出發，但多少也可以使讀者了解他們生活的另一面，以及他們對一個後輩的關心和愛護。

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趕少年。當本書出版的時候，其中寫到的有些文化名人已去世多年，有些則剛駕鶴西去；即使健在者，也都年逾古稀。然而，不管是仙逝者或健在者，我都一律地敬重他們。對逝者，我將永遠懷念，並將此書祭獻於他們的靈前；對生者，我則遙祝他們頤養天年，安度桑榆。

孫琴安

2004年7月3日

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永远也忘不了他 ——记作家和出版家李俊民 | 1 |
| 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情 | 10 |
| 又送文星入夜台 ——追忆著名诗人孙大雨 | 20 |
| 在冯至家作客 | 31 |
| 记施蛰存先生 | 37 |
| 臧克家与我的忘年交 | 47 |
| 音乐大师贺绿汀 | 59 |
| 老诗人任钧 | 72 |
| 淳淳善诱的良师 ——追念词曲专家万云骏教授 | 80 |
| 卞之琳印象 | 87 |
| 辛笛的诗情与豪情 | 94 |
| 性本洁来还洁去 ——追忆著名女作家赵清阁 | 101 |
| 我所知道的周而复 | 107 |
| 明星依然闪烁 ——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 | 117 |

| | |
|---------------------|-----|
| 逐渐认识徐中玉 | 123 |
|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 |
| ——记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振乐 | 132 |
| 园林大师陈从周 | 140 |
| 张瑞芳的人生道路 | 150 |
| 可敬的老人 | |
| ——记著名翻译家钱春绮 | 156 |
| 勤奋刻苦的民俗学家 | |
| ——记著名民俗学家姜彬 | 167 |
| 亲切和蔼的老作家峻青 | 174 |
| 女作家菡子 | 183 |
| 刚烈耿直的人 | |
| ——记著名学者与诗人富寿荪 | 189 |
| 知识渊博 为人随和 | |
| ——记著名学者顾易生教授 | 195 |
| 温柔敦厚的长者 | |
| ——记著名学者王运熙教授 | 202 |
| 走近雁翼 | 213 |
| 我的第一位导师 | |
| ——记著名学者章培恒 | 224 |
| 追念女作家戴厚英 | 233 |

永远也忘不了他

——记作家和出版家李俊民

细心一想，李俊民先生去世也已经十周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1993年7月10日，在向李俊民先生遗体告别时，我正好与章培恒先生站在一起，他感叹地对我说了一句：“李俊民先生真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我知道章培恒从不喜欢吹捧别人，这话肯定是他的由衷之言。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识李俊民先生的情景，以及大家共同相处的一段美好时光。

一、初识李俊民先生

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和李俊民、章培恒、李国章等人一起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的修订工作。当时章培恒是组长，李俊民先生



李俊民(1947年)

虽仍未“解放”，被视为古典文学和出版界的“反动学术权威”，但毕竟是内行专家，有些问题还不得不请教他。为了区别于李国章先生，我们一般都称李俊民为“老老李”。因为他岁数最大，当时已七十多岁，也足以当得起这个称呼。

李俊民先生喜欢散步，每逢讨论中间休息，他便独自到小花园去散步。由于当时他有“黑帽”压在头上，一般人怕惹事生非，都不敢与他接触交谈，所以他的散步几乎都是一人独行。而我听说他与三十年代的作家多有交往，经历丰富，出于好奇，有时便跟在他后面，想和他聊天。

一次，他发现我又走在他后面，便回头对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头上还有帽子；你要同我交谈，不怕别人说闲话，对你找麻烦吗？”

“不怕！”尽管当时正处于评法批儒的高潮，辞海编辑室里也十分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我还是十分坚决地说：“反正我们都是谈文学，有什么关系！”

李俊民见我不怕，反倒乐呵呵地笑了。从此，每当休息的时候，我便与他在小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听他谈三十年代的文坛。当时有关郁达夫、田汉、潘漠华等人的一些轶闻琐事，几乎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大约郁达夫是他老师的缘故，他对郁氏似乎特别推崇，谈得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对我说：“鲁迅的旧体诗当然是好的，但要说旧体诗的艺术性，郁达夫似乎更高，恐怕连鲁迅也很难及得上呢。”

刘大杰先生那时也常来，他一来，我们这儿总是很热闹。他对李俊民很尊重，每次来都主动发烟给他抽。后来李俊民告诉我：他与刘大杰都是武汉大学的同学，而且同岁，郁达夫对他们两位学生都是相当满意的。

二、李俊民先生的家庭

李俊民先生中等个子，瘦瘦的，头发虽然花白，但总梳理得很整齐。到了冬天，则戴上绒帽，常穿一件黑大衣、黑皮鞋。因他没架子，初一看，很平易朴实；但他的鼻梁挺直丰隆，眼睛大而目光深邃，所以细心观察，在平凡中仍很有一些大干部的气派，这一点，他与洪泽、戚铭渠等都很相近。

他的家住在吴兴路，近徐家汇。他叫我有空到他家去玩。我那时尚未结婚，反正没事，就真的常到他家去。每次去，他都很热情。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沈阳工作，小儿子在上海嘉定工作，都是国家干部，女儿最小，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平时都是孙女、孙子在他家生活。他也特别喜欢这些孙女、孙子，二媳妇特贤惠，有时协助处理一些家政。家里雇一老保姆，宁波

人，白白的，养得不错，也很热情。每见我来，总是热情地喊道：“找老老李的人来啦！”引我进屋。每逢这时，李俊民和他的夫人汪蓁子总是乐呵呵地迎向我，彼此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次数一多，我与他的家人也熟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和老伴汪蓁子都是二十年代中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那时的心情也许不是很好，曾邀请我一起喝酒，可惜我那时几乎滴酒不沾，竟谢绝了。又有一次，临吃午饭时，匆匆在外面的小铺吃了点面才到他家，被他说了一通，叫我以后尽可随便在他家吃饭，但我却始终未吃过一次。现在回想这两件事，仍感到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当时实在有点太拘谨了。

大约在1977年底，我回首以往一事无成，而再过几天就将三十岁了，不禁感慨起来，写了两首七绝寄给李俊民，其中一首云：“几曾发愤做新人，母命良缘意便昏。转眼已将三十岁，韶光何处望秋成？”我本只是感叹自己虚度年华，事业无成。不料李俊民却以为我是为找对象犯愁，来信叫我去，他与老伴一起为我找了对象，见了面才知是误会。现在回想两人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

不知是出于对他的感谢，还是我父母听了有关他经历后产生的同情，总之，在我母亲的关心下，我在这年的春节之前带了一斤桂圆去看望他，谁知又被他说了一通：“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今后不要带东西来。再说，这些东西又很贵。”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带东西到他家。只是在他夫人住院开刀时，送过一次蛋糕。

自从我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担任教学工作以后，一则因自己工作比较忙，二则又听说他担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反而不大去他家了。一次到了他家，他问：“你怎么不来了？”我说：“现在你官做大了，不敢来了。”他马上

说：“这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应该经常来。”

我虽然口头上应诺了，但我知道他忙，终究去得少了，每年去两三次，以后则是一两次。我与富寿荪先生的认识，就是在他府上，由他介绍而开始的。他那次兴致很高，对先秦奴隶制社会发表了很多高论，我隐隐感觉到他在这方面似乎有些创作设想。

三、与李俊民先生的文字之交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在报上公开发表以后，一时谈诗、谈“比、兴”的文章大量涌现，我也忍不住写了一篇短文，谈了诗的“赋、比、兴”问题，因我知道李俊民先生擅长旧体诗词，就寄给了他，并问及新创刊的《上海文艺》杂志是否会用。他在1978年3月4日给我回了一信，承认我的“文章还是写得好的，我没有为您投稿，原因是这篇文章通俗浅显，题材大而体制小，估计《上海文艺》不会用。”接着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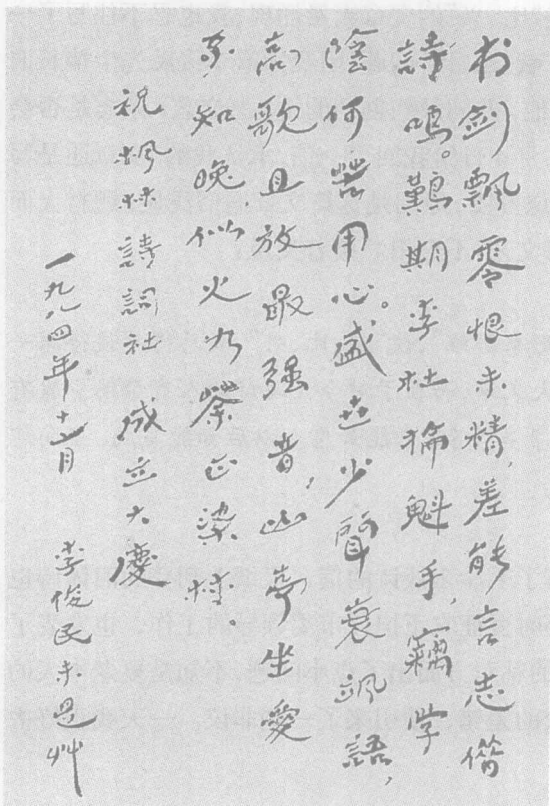
……谈“形象思维”，谈“赋、比、兴”，我总得要谈得深一点，不在于做大文章，而在于对今天写诗的人有帮助。我有心于此，但因事多繁杂，未能如愿。以后如能写成，当向您请教。

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谈诗的信，报纸上刊登的旧体诗也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夏征农正担任市委领导的工作，也发表了不少，有一次在诗的粘对方面出了点小问题，不知是夏老本人的一时疏忽还是排校的差错，便引来了一些非议。一天我正好去

李俊民家，谈起此事。李俊民先生实事求是地对我说：“有些老干部不一定懂旧诗词的格律，但夏征农对旧诗词还是很懂的，他在这方面还是属于内行，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

那些年，我到他家去，他经常会把近时所作的旧诗词拿给我看，偶作一点解释。至今我对他的《声声慢》几首还存有印象。有一次我问他对陈毅的诗作何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说：“陈毅的诗当然还是有特色的。他的诗气魄比较大，‘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若胸襟不开阔，气魄不大，一般写不出陈老总那样的诗。”

一天下午我到他家，他正在用毛笔抄自己的旧诗词，我难得见到他写毛笔字，便随意说道：“老老李，您的毛笔字倒挺少见，



李俊民书写的诗稿

以后我有机会，把沪上几位写旧诗词的文化名人，像周谷城、苏步青、苏渊雷等，还有您的，都选上几首集书出版，每人附一墨迹，保证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不料他一听，连忙把自己抄上诗词的宣纸撕了，一边撕还一边说：“我的诗还可以，但我的毛笔字不行。”

四、亏得他的鼎力相助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开始注意到了法制建设，并明显地感到司法队伍力量不足，便想从各大学抽调一部分教师到法院系统工作，当时我也被看中了。

可是我那时正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担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有着美好的设想，所以一下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但内心还是做好了服从组织安排的思想准备。记得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时，自己还作了一首《赠别学生》的七绝诗带进课堂，诗云：“误入文场二十年，更将何面站台前。如今将赴静安去，惟向学生把泪弹。”本想在上课结束时念给学生听的，后因见那堂大课来了几位领导在旁听，怕影响不好，就没念。当天晚上我又到李俊民先生家去了。

李俊民先生一直认为我在古典文学方面今后将有所作为，一听这个情况，一边为我扼腕，一边安慰我，说是看看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问我想到什么单位，我说：“听说上海社会科学院才恢复不久，人才奇缺，那儿的研究条件很不错，时间也多，我想到那儿去。”

他说：“好！你要想到那里去，我当然愿意推荐，因为我了解你，你是有真才实学的。好在姜彬在那里任文学所所长，我与姜

彬还是熟悉的。你回去写份简历和有关的材料给我，我直接转给姜彬。”

后来，在他的有力推荐下，我经过考试，果然进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至今，并担任了这一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一切，确实是与李俊民先生的推荐是分不开的。

五、交往直到最后一刻

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听李俊民先生说过，他本名李守章，早年喜欢创作，年轻时就出版过小说《跋涉着的人们》。好在我那阵经常泡在上海图书馆，出于好奇，就借出看了一下，是一部中篇小说，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为背景，写出了当时追求革命的人们的艰辛跋涉和艰难环境。后来我无意之中又在杂志上读到茅盾评论李守章小说《人与人之间》的文章，我估计这个“李守章”必定是李俊民，就把该杂志借给了他。他果然不知此文，十分高兴。他抄录以后，给我一信，希望我去取杂志。信中说：

……对您的关心，甚表感谢。此书借自资料室，未能及时归还，至为抱歉。现在检出，自当亟予归赵，以清手续。

近来好吗？还在写些什么？至为系念。

我当时正集中力量研究刘禹锡，并改定了《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一文，就顺便寄给他指正，不久此文即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上刊登了。三年以后，王一纲从上海文艺出

版社调到我单位，曾当面对我说：“你的文章是李俊民亲自坐轿车来我社，亲手交我审阅的。我当时正主管这份论丛，就编发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俊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只要路过徐家汇，基本上都去看望他。以往与他谈诗文和文坛旧事为多，后来因他身体较差，就与他随意而谈。

1992年的春节前夕，我照例去看望他，这时他正坐在取暖器旁取暖，古籍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正巧也来看他，坐在他对面。我见他年近九十，行动迟缓，身体衰老，本以为他可能认不出我了，不料他一看到我，便叫出了我的名字，并说：“我们是很熟悉的。”

同年秋天，我去看他，他已双目失明，躺在床上，但对我仍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的手拉到了他的胸口上，又把他的右手合在我的手上，直到我们谈话结束，他才把手放开。

我真不明白，一个比他年轻四十多岁、在工作中偶然认识的后辈，他却到老仍未忘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或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情

大约在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今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辞海中的文学条目，天天与李俊民、章培恒、李国章诸先生在一起讨论。虽有时也发生一些意见分歧，但彼此的关系都很融洽。

那时，刘大杰先生是《辞海》古典文学的分科主编，对《辞海》的修订工作十分关心，好在他家住静安寺，离陕西北路的辞海编辑室不远，仅两站地之隔，只要有便，他就会来看看，询问工作的进展情况或疑难条目的处理。记得他那时已年过古稀，但仍潇洒自在，步态轻松，再加上他为人随和，健谈、风趣，所以每当他来，我们这间一向安静的办公室就会活跃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大杰爱抽烟，而且他每次抽烟，都要先分一支给李俊民，然后给陈振鹏。李俊民也从不